



走过青春



邢仪眼中的陕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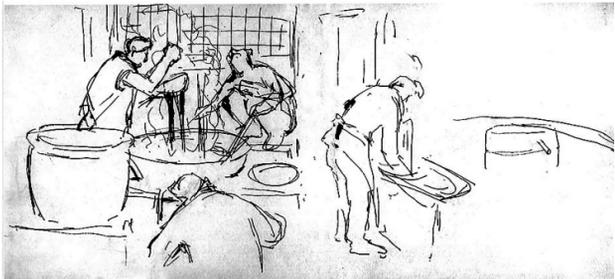
● 中秋时节的院落



● 放羊



● 满载而归



● 漏粉条



● 担粮食

拉练收容队

闻锡勇

1971年夏天,延安知青办组织北京知青拉练到延安参观革命旧址。

宜川云岩距延安有80多公里。出发当天,北京干部陆肇元、王秉乾找我,让我负责收容体弱力单掉队的同学。他们给了我六根扁担、六条绳子。我每天抽出五名男生组成收容队,给每名男生一根扁担,每人每根扁担上挑着六件行李,加上每人肩背的行李,共七件。俗话说,走道的追不上拉纤的,拉纤

的追不上挑担的。每当满负荷后,收容队的队员们就加速超过队伍,到前边休息。一路上,许多同学见挑担的同学这么辛苦,就纷纷给他们叫好。大家挑着行李行走,身体虽然有点累,心里却美滋滋的。

三天下来,收容队的同学们个个儿腰酸腿痛。有的同学肩膀磨破了,脚掌也打起了血泡。可大家都相互鼓励,咬紧牙关,没人叫苦。因为大家明白,坚持就是胜利。

队伍到达七里铺时,我们看到公路边有一家供销合作社,名为南区供销合作社。合作社中出售冷饮和冰棍。大家都买了一些冷饮和冰棍解渴。我身体不好,吃了冷饮容易生病,于是独自一人挑担向宝塔山奔去。

不知走了多久,转过一个山弯,就看见延安的宝塔山。这时候,我的疲惫顿时全消,足下仿佛生了风,大热天担着行李也行走如飞,引来了路人的关注。

麦收时节杏子黄

郝承芳

晚饭以后,高书记从山上下来了。他大约五十岁左右,高高瘦瘦的,穿着自家缝的白粗布衫子,肥大的黑色挽裆裤扎着裤脚,头上系着白毛巾,手里拿着长长的烟杆吧嗒吧嗒地吸着,一双不大却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满是笑意,脸上深深的皱纹也舒展开了。他这是又上山看麦子去了。今年的麦子长得不错,老乡们都很高兴。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种的麦子磨成的面蒸出的白面馍馍,我们知青们也很兴奋。

这时候,高书记走到学校前面的场院上,高声喊起话来:“哎,受苦的好好喽,都把镰刀磨得快快的,明天一早上山收麦子啦!”

第二天天还没大亮,我们几个知青就在高书记的吆喝声中走出了窑洞。我们头上戴着草帽,脖子上搭条白毛巾,一手拿着镰刀,一手拎着背麦子用的绳子,和老乡们相跟着向山上走去。经过几个月的劳动锻炼,我们走起山路已经非常自如,手上也磨出了茧子,基本上已成为了半个农民。

到了麦地,太阳才升了起来。放眼望去,在微风的吹拂下,一片片金黄色的麦子好似金色的海洋。此情此景,使我不由想起了上学时唱的那首《丰收歌》:“麦浪滚滚金光闪,棉田一片白茫茫。丰收的喜讯到处传,社员人人欢畅啊心欢畅……”

我们知青和老乡们站成一排,开始割麦子。我们左手揽过一把麦子,右手握着镰刀从麦子根部割断。由于山地的坡度大,割起麦子来不用弯腰,一开始并不觉得很累。可时间长了,渐渐觉得越来越吃力。头顶上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身上,汗水湿透了衣裳,麦芒刮得胳膊上一道道的红印子,嗓子像冒了烟。这时候要能喝上一碗凉水那该多幸福啊!

正想着,只见一个年轻的婆姨冲我们招了招手,变戏法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杏子分给我们几个人。我看看手里的杏子又大又圆,黄灿灿的,散发着诱人的香味,便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,真是又酸又甜,带着一股杏子独有的香味,特别好吃。几颗杏子下肚,我们立刻满血复活,又挥着镰刀割起了麦子。

“看这些北京女娃咋这么爱吃酸杏子,怕是害口了吧?”我们还没明白过来,几个女子早就笑成了一团。反应过来的我们不禁红了脸,跑过去追打这些调皮的女子们,麦田里一片欢声笑语。

收工的时候,我们每人背了一大捆麦子。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,更何况是背着七八十斤重的麦子。走在下山的路上,双腿不由发软打颤,但是背上的麦子是能够放下来的。因为麦子已经熟透了,放下再背起,就会掉落很多麦粒。只能站着歇一会儿,擦擦满脸的汗水,喘

口气,继续坚持着向山下走去。

麦收季节是一年中至关重要的。不但要抢收麦子,还要抢种秋季农作物,俗称双抢。队里所有劳力都上了山,学校也放了麦收假,小娃娃们都到麦地里拾麦穗。割下来的麦子送到场院里,要抓紧时间晾晒脱粒。这时候最怕的就是下雨。村里没有电,老乡要用连枷打麦子,还要用驴拉着石头碾子碾压麦子。连枷是一种古老的农具,一个木柄前面有一个轴连接着一个用藤条编成的长方形的拍子。使用的时候,双手握住木柄,用力把拍子抡起来,再平拍下去,俗称打连枷。麦子被打散后,用木铲铲起,迎着风高高地扬出去。利用风力,把麦壳吹到一边,剩下的就是金黄的麦粒了。

麦收的季节正是杏子成熟的时候。老乡们一般都不卖杏的,为的是留下杏核榨油。杏子除了可以吃,还可以做杏醋。杏醋又香又酸,口感特别好。这个季节里,几乎每天都有老乡给我们送杏子吃。大的、小的、自己种的、野生的,各种各样的杏子让我们吃了个够。

麦收季节天亮得早,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劳动十几个小时,学会了割麦子、脱粒、扬场和打连枷。虽然动作还略显笨拙,但是我们积极学习贫下中农吃苦耐劳的精神,得到了高书记和老乡们的赞扬和认可。我们也深切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不易,和乡亲们的心也拉得更近了。

到延安去插队

和风仙

1969年1月19日,是我离开北京到延安去插队的日子。50多年过去了,可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我永远不后悔那三年的插队生活,它磨炼了我的意志,使我学会了吃苦耐劳,受益终生。

1968年12月22日,毛泽东主席发出了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指示。第二天,班里开了表决心大会,会上大家纷纷表示了决心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,是一个姓王的男同学说:“农村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”。我对农村的认识,仅限于北京郊区的农村,因为每年夏季和秋季,我们都去那里劳动。外地农村是什么样,我不知道。过了元旦,学校召开了上山下乡的动员大会,动员我们到陕北延安插队。散会后,我就往家里打了电话,告诉妈妈学校开了动员大会,动员我们到陕北延安插队,并告诉她自己想插队。妈妈听后,表示支持。接着,有人对我们说这次如果不去陕北插队,下次就要到甘肃插队,比陕北离北京还远。

我想,反正自己早晚都是要插队的,再说延安是革命圣地,过去青年到延安是干革命,现在我们到延安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去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。于是,满怀激情和理想的我与同学们一起报名到延安去插队,一起到毛主席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。

报名后,学校给我们开了到陕北插队的证明,我们去派出所迁了户口。妈妈带着我到家具店买了一只装衣被的木箱,到商场买了一件带绒领子的蓝色短大衣。这些都是给上山下乡知青的特供品,一般人买不到。简单的行李中,除了四季的换洗衣服,就是大哥送的一套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和爸爸送我的《向雷锋同志学习》一书,这两本书陪伴着我前往陕北。

终生难忘的日子

1969年1月19日,是我离开北京的日子。这一天,妈妈很早就起床了,为我做着临行前的最后准备。吃完早饭,我就到学校集合,随后统一前往火车站。弟弟和妹妹把我送到学校。这一天正好是弟弟7周岁的生日,我多么希望和弟弟多待一会儿,想让弟弟和我一起去火车站,但学校不准弟弟上车。汽车开动了,看着弟弟妹妹哭着追着汽车跑,我的

心都快碎了,哭着和他们挥手告别。

到了北京火车站,妈妈和姐姐早已在车站等候。看到妈妈和姐姐后,我抱着她们大哭起来。妈妈说,在家不是都说好了,送别时谁都不准哭吗?这时,整个车站内都是呜呜的哭声,火车在哭声中慢慢开动了。

1969年1月19日,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,我告别了家人,告别了亲朋好友,离开了熟悉的大院及校园,离开了首都北京,走向我人生新的起点。

到知青点

知青专列载着我们从华北平原向黄土高原驶去。第二天傍晚,火车在富平站停了下来。只见车站内挂着“欢迎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”的大幅标语,广播中也传出“欢迎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的声音。我们当晚在富平住了一夜,第二天坐解放牌大卡车前往插队的地方——宜川。前往宜川的路上,黄土飞扬,我们用头巾把头蒙上,昏昏沉沉地到了宜川县。下车时一看,知青们个个儿都土头土脸,幸亏坐的卡车上还有篷布罩着,要不然我们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。黄土高原就用这种方式迎来了我们这群北京来的知识青年。

当天,知青办工作人员宣布了每个学校的学生所去的公社,并给每人发了几个“忠”字饼(就是普通的饼上印了个红色的“忠”字),这是第二天带在路上吃的干粮。我们在县城住了一夜,第二天就由来接我们的公社干部带着我们向寿峰公社出发了。从县城到公社要走100多里的山路,不通汽车,全靠两条腿步行进山。当我看到连绵起伏的高山时,真是兴奋极了!可来接我们的公社干部没有带我们爬山,而是带着我们走进了一条山沟,然后顺着小溪往前走。只见山上和山沟里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,山崖边挂着大小不一的冰柱,很壮观。我和同学们虽说是在山沟里走,但也是不断往高处走。走着走着,我的两条腿就像灌了铅,迈不开步子了。这时候,和我一起前来插队的小舅鼓励我一定要坚持。我们念着毛主席语录——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”,相互扶持,相互鼓励,饿了就吃知青办发的“忠”字饼,渴了就掰路边的冰柱吃,就这样坚持走到公社的第一站——薛家坪村,在

这住了一夜。

第二天,来薛家坪村接我们的是湾里村生产队队长邢有子。从薛家坪村到我插队的湾里村还要走60多里的山路,我们走不动了,邢队长就让我们拉着驴尾巴走,这样就省力多了。傍晚时分,我们才走到湾里村。这个村子依山而建,中间有一道沟,沟两边都是窑洞,村里的老乡敲锣打鼓把我们迎到插队点。

过春节

到插队点后,村里给我们分了两孔破窑洞住,正好在沟的两边,一边一人,6个人住一孔窑洞。村里还专门派了人给我们做饭。我们来到村里的时候正是农闲时期,没事干,就到老老家去串门。

当时,距离春节只剩下10多天。一天晚上睡到半夜,突然听到有人喊“发了,发了”。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,就赶忙起来。打开门,看到老乡都往同一户村民家走去。出于好奇,我们也就跟着去了这户村民家。

一进门,就看见火炕上放着三口大缸。主人给了每个人一个盆和一把勺子,把火炕上大缸里的东西往盆里倒。我们问老乡这是要干什么,一位老乡说是要摊米馍。于是,我们也学着老乡的样子,拿了一个装有米糊的盆子,每人守着三个专门摊米馍的小锅,把米糊倒在小锅内,把小锅放在火炕上。等熟了后,再把米馍的两边合在一起,成了一个半圆形。米馍表面有褐色花纹,吃起来有点酸,这是老乡正月里的主食。每年一进腊月,各家各户都将黄米碾碎,调成糊状发酵后摊成米馍,一直吃到开春。

春节日渐临近,我们当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,远离父母,来到陕北这个又偏僻、又贫穷落后的农村独立生活,就不由想家。大年三十那天晚上,我们躺在火炕上,思念着远在北京的亲人,回想去年的大年三十晚上,自己在家干了什么。说着说着,有个同学呜呜地哭了。刚开始我们还安慰这个同学,可到后来我们都哭了起来,三十晚上就在哭声中度过了。第二天,老乡们来看望我们,对我们问寒问暖,还给我们带来了冻柿子、柿饼、核桃、红枣、花生,与我们共度春节,朴实热情的老乡们让我们这些知青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